

## ◎弦月與滿月

30歲那年5月的早晨，刷著牙的我，在沒有任何徵兆下，雙耳瞬間罷工，遍尋名醫，無法明確解釋我的耳朵為何在沒有發燒或外力撞擊等情形下突然失聰，醫學上的疾病名稱為「突發性耳聾」。經過住院一周的治療，醫生宣布右側耳朵全聾，左側耳朵需佩帶助聽器，並鑑定為中度聽力障礙，沒有復原的可能。眾多親友們急著求神問卜，得到統一的答案竟是：上輩子做錯了事！但是我不曉得，我到底犯了多大的錯，所以上天未告知就片面終止了耳朵的租期。好友們來探望我的時候總是淚眼相對，而我面對著突如其來的無聲世界，不知自己該做何反應，頓覺「努力無用論」，淚水並未積成河，只是失去對事物的感覺，失去作夢能力，放棄所有……將近二年的日子，全在尋找名醫與尋求神蹟的忙碌行程中度過，大家的期望全圍繞在也許明天一覺醒來聽力就會恢復了，但是，如果不是呢？

日復一日，總在寂靜的世界中醒來，高科技的文明，使我擁有了新的小耳朵—電子式助聽器，當醫院的語言治療師幫我裝上助聽器的那一刻，聽到窗外樹葉被風拍打作響的聲音，家人正數著要繳交助聽器費用所需的紙鈔，清晰的紙鈔聲正在沙沙作響，此時此刻，像是在跟我玩躲貓貓的快樂又重新從心底蹦了出來！但所有的聲音對我而言，透過助聽器擴大，卻成了無意義的聲響，必須藉由重新建立耳內語言的流水細胞，才能認識聲音所代表的文字意義，家人則成了貼身助教，從生活中接觸到的事物，一件件的教導我，如同對待牙牙學語般的小孩。每天在聲音被機器放大後的噪音世界中，煩躁不安，每每看著別人為工作忙著，卻不知道自己還有能力去做些什麼？

### 不足與擁有

記得曾有一位醫生問我，你認為生命中有無解的病嗎？我想了想，回答他：「死亡也許就是無解的疾病吧。」醫生說：「對！那麼你只不過比別人多了一種無法解釋的病罷了，別因此煩惱擔憂。」在中醫與西醫間奔忙的我，靜下心來想，我們常跟朋友說，跌倒了沒關係，再慢慢站起來就好，那我為何不放下某輩子不知名的罪，好好跟助聽器和平相處呢！於是開始去啟聰協會上課學習，接觸手語而體會到另一種語言之奧妙，當聽力障礙而全聾的朋友滿臉羨慕地說：「你真幸福，還有助聽器可使用，可以聽見聲音！」我頓時感到，過去的我「只專注在那一分的不足，卻忘了我還擁有九十九分的幸福」。

學會手語，開啟了另一個世界，多了一大群指天畫地、妙手生花的朋友，更可以成為語言溝通的橋樑，在協助聽力障礙協會義賣園遊會的活動中，揮汗大聲的叫賣，並將口語翻譯成手語，付出一己之力，集小愛成大愛，也因為結識志工朋友，進而協助視力障礙活動及其他愛心團體，創造出不凡的意義。在擔任志工的過程中，感受到施比受更有福，更能時時提醒自己，生活要快樂地過，總不能眼淚配飯吃。

算命曾是我生命轉折的必經之處，一有猶豫就求神問卜，得到了答案才去做，一路走來，只記得片段評論，徒然花費了不少金錢，並未能帶來什麼改變，然而，從小到大沒有哪位算命高人說出我的耳朵會罷工，但人生沒有用不到的經

驗，現在我相信每段歷程，都會增添生命的色彩。

### 弦月之美

某次在欣賞世界第一個由截肢舞者所組成的業餘舞團—弦月舞團，我的勇氣因此被鼓舞！「弦月舞團」中說：「沒有聲音，一樣可以唱歌；沒有翅膀，一樣可以飛翔；沒有手腳，一樣可以跳舞。肢體雖有殘缺，生命依舊圓滿；弦月滿月都是月，滿月弦月一樣美。」在除去心中的自我設限後，更懂得要珍惜自身擁有的幸福。如今幸運如願地進入台電工作，享有多樣的進修管道，同事前輩們多元的生活經驗及豐富的歷練傳承，無形之間拓展了生命的廣度，豐富的知識分享，給予工作學習上寶貴的參考及指導。感謝同事們貼心包容我的聽力障礙不便，耐心地放大音量重複說明，如同甘醇的好茶，餘韻回甘，感謝悸動永誌在心。

多年前突如其來的突發性耳聾，以為上帝關閉了生命的門，而聽力障礙朋友的一句話：「你真幸福，還有助聽器可使用，可以聽見聲音！」讓我走出了自怨自艾；參與志工活動讓心重新感受新生活新幸福的甘甜；看見弦月舞團的無礙演出，不再自我設限且更知足惜福；台電公司招考進用身心障礙人員，開啟了生活的另一扇窗！深信只要有愛，拋去舊思維，珍惜擁有的幸福，一切皆將化為無礙，弦月與滿月一樣美，幸福已拉成一條長長的線！

（文/美會 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出自台灣電力公司《同心園地》第 133 期）